



全 译 本

绿山墙的安妮

Anno Of Green Gables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 希文◎译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

就算是脚下的路多么狭窄，她都知道，这一路上依然有恬静和幸福的花儿开在身旁，有用心工作带来的快乐，还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美好友谊属于她。除此之外，她还有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她那天生的美丽想象的权利，以及那些理想中的美好世界。

 中国工人出版社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
希文◎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著; 希文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1

(永远的经典)

ISBN 978-7-5008-6037-2

I. ①绿… II. ①露…②希…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777号

绿山墙的安妮

-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杨博惠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让瑞切尔·林德太太吃惊的消息	1
第二章	马修·卡斯波特与安妮的初次见面	9
第三章	马莉拉·卡斯波特被吓到了	22
第四章	清晨的绿山墙	28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	34
第六章	马莉拉的决心	39
第七章	临睡前的祷告	43
第八章	来自马莉拉的教育	46
第九章	瑞切尔·林德太太受到了惊吓	54
第十章	承认错误	60
第十一章	主日学校	67
第十二章	好朋友的约定	72
第十三章	来自期盼的喜悦	77
第十四章	善意的谎言	82
第十五章	学校里的风波	90
第十六章	戴安娜喝醉了	105
第十七章	生活的新乐趣	114
第十八章	安妮出手相救	120

第十九章 大喜后的大悲	129
第二十章 想象的苦果	139
第二十一章 香精	145
第二十二章 参加茶点宴	154
第二十三章 荣誉	157
第二十四章 音乐会	163
第二十五章 马修制作灯笼袖	166
第二十六章 故事俱乐部	175
第二十七章 虚荣心的报复	181
第二十八章 少女蒙难	187
第二十九章 纪念日	193
第三十章 女王班开课了!	200
第三十一章 小溪与江河交汇	209
第三十二章 成绩出来了	215
第三十三章 音乐会	221
第三十四章 女王学院的女生	230
第三十五章 冬天来了	236
第三十六章 荣誉,梦想	240
第三十七章 马修突然离世	245
第三十八章 相守绿山墙	250

第一章 让瑞切尔·林德太太吃惊的消息

在一座山谷里住着一位名叫瑞切尔·林德的太太。山谷的路两旁密密麻麻长满了桤树，树枝上挂满了像是耳坠一样的果子。一条大路斜着穿过山谷蜿蜒蜒向山下延伸。有一条来自远处卡斯波特家树林的古老小溪。溪水从幽深的树林经过，水流湍急，蜿蜒起伏，不仅有幽深的水潭，还有倾泻而下的瀑布，很是奇特。小溪横穿山路的大路，到达林德太太家门口的时候，水流变得安静平缓，像是一个小淑女。

瑞切尔·林德太太总是坐在她家的窗前，目光敏锐地审视着所有的一切，无论小孩还是小溪都从不放过。她觉得任何事情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若不顾礼节和体面就想从她的家门前通过，那就算也别想了。所以湍流的小溪经过她家门前也变得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的了。如若林德太太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或者有些怪异的地方，她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弄个清楚明白不可，不然她可不会罢休。

瑞切尔·林德太太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家庭主妇。她不仅将自己家的事情打理得妥妥当当，别人的事情也处理得非常妥帖，不像阿芬利村的一些人，对自己村里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对左邻右舍却紧盯着不放。

林德太太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但是她却可以将每一件事情都干得非常漂亮出色。不仅如此，她还管理着村里上上下下所有缝缝补补的事情，而且她是教会劝助会强有力的支持者，还要帮忙管理主日学校。即使这样忙碌，林德太太每日还是有充裕的时间坐在她家厨房的窗前，手中不停地缝着棉被，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阿芬利村的主妇们说起林德太太都非常敬畏，她们说林德太太都已经缝了十六条大被子了。说话时，这些主妇望着那条穿过山谷，蜿蜒蜒通往远处陡峭山坡的大路，表情深沉，目光深邃。

阿芬利村两面临水，坐落在小三角形的半岛上，村庄延伸至圣劳伦斯湾，只要出入此地，就必须经过林德太太屋前的那条大路，无论是谁都别想逃过林德太太的火眼金睛。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阳光明媚，暖暖的太阳从玻璃窗前折射进来，整个屋子都是亮堂堂、暖洋洋的。林德太太仍然坐在窗前，环视四周。屋外下方斜坡上的果园里，蜜蜂正在嗡嗡的在花儿中间忙碌飞舞，整座果园盛开着上百种微带粉红的小花儿，那淡淡的粉红像极了出嫁新娘脸上那抹幸福羞涩的红晕。托马斯·林德是一位个头矮小却性格和蔼、温情的男子，阿芬利村的人们都喊他“瑞切尔·林德的男人”。此时他正在牲口棚的山坡上播种晚萝卜。林德太太昨晚听马修·卡斯波特在卡莫迪那边的威廉·J·布莱尔的店里对彼得·莫瑞森说：今天下午要种萝卜。此时马修·卡斯波特也应该在远处的绿山墙外那条溪水旁的红土地里播散萝卜籽儿吧。马修·卡斯波特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他从来都不会主动跟任何人说些事情，种萝卜的事儿，自然是彼得早就问过他的。

这一天，村里的人都在忙碌着各自的事情，马修·卡斯波特却在下午的三点钟赶着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跑出了村庄。他身穿最贵、最漂亮的一套衣服，脖子上戴着一条白色的领子，不急不缓地驾车穿过山谷向山坡上而去。这所有的一切说明，他要外出，他要离开阿芬利村，而且肯定是出远门。马修·卡斯波特这是要去哪里，又去做些什么呢？

马修性格古怪，从来都不愿意靠近陌生人的圈子，也不会去那些能和人搭讪的地方，更不会出远门，他是这世界上最羞怯的男人。这次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迫使他不得不出门，而且马修还戴着白领子，赶着轻便的马车，保准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否则他不会这样出门。如果换作阿芬利村中其他的任何人，瑞切尔·林德太太将很多事情一起联系起来，凭着自己的机灵和敏锐很快就可以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可是这一次，她无论怎样冥思苦想都想不出马修到底去做什么。整整一个下午的大好时光就这样被林德太太打发了。

马修·卡斯波特到底去了哪里？现在是一年最忙碌的日子，他不可能去镇上，更不可能去串门；如果是他的萝卜籽儿用光了，也不可能戴

着白领子，穿着最漂亮、最好的衣服，而且是驾着轻便马车去买啊；不急不缓地驾着马车出去，当然也不是去请大夫；莫非，莫非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他不得不出门？马修到底是去做什么了，林德太太彻底给弄糊涂了，她发誓一定要弄个清楚明白，否则她的心绪一刻也不能安宁，自然也不能做其他事情，所以吃过茶点之后，林德太太决定去一趟绿山墙那边，去问一问马莉拉，问问这个马修·卡斯波特到底要去哪里，又去干什么。

吃过茶点，瑞切尔太太马上出发，一刻都没有停留。马修·卡斯波特的父亲跟自己的儿子马修一样，是一个羞怯的不喜欢跟人说话、打交道的人。卡斯波特的家就在村庄大路的另一边，距离林德居住的山谷也就不到四分之一英里那么远。当年建房子的时候，马修·卡斯波特的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和不同村里的乡亲打交道，于是把房子远远地建在了树林里。那是一所特别大的房子，周围被绿草围绕，果木成片，绿山墙就建在了他开辟出来的土地的边缘。直到现在，远远地从大路上几乎望不到房子的影子。而阿芬利的其他村民都将房子一户紧挨一户建在大路的两旁。说实话，从村庄到卡斯波特家的那条小路，走起来感觉还挺远的。瑞切尔·林德太太觉得，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居住简直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哪里谈得上什么生活。

小路弯曲，青草凄凄，两旁的野生玫瑰花丛开得艳丽、奔放，路上有一些车辙的痕迹。这么偏僻的地方，那也只能说是停一会儿，怎么能居住呢？林德太太一边想一边走一边说：“马修和马莉拉独自居住在这么个偏僻的树林里，有点儿奇奇怪怪的，也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上天如果知道树木是好伙伴，那倒是有的是，但是树木真的不能做什么朋友。比起树木，我还是愿意多跟人打交道，多观察观察人总比观察树要好很多。说实话，他们家看起来过得很是心满意足，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肯定是对这一切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才会这样。人无论待在什么境地，时间久了都会习惯起来。那个爱尔兰人就说过：就算是人被吊起来，时间长了，也就变得习以为常了。”

马修家的院子，一边种着经年的垂柳，一边种着古老的伦巴第白杨树，放眼望去整座院子整洁、干净，绿意盎然且有条不紊。瑞切尔太太

想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绿山墙的后院。地上，没有任何散落的树枝或者碎石儿，否则难以逃过她那锐利的双眼。瑞切尔太太心里暗暗地想，这个马莉拉真是勤快，那打扫庭院的认真劲儿真是跟自己一样，就算是在那儿吃上一顿最丰盛的饭菜，地上也不会有任何东西，真的是一尘不染。

绿山墙的厨房是一处让人心情愉悦的地方，这里整理得太过干净，看上去仿佛是一间闲置着的客厅。厨房的窗子都朝着东或者西敞开着，朝东的那扇窗望出去，第一眼就能看到结满果实的果园，左边是一株株开满了如同雪花般美丽的白色花朵的樱桃树，还有远处小溪边山谷下那些摇曳曼舞的修长似少女的桦树。虬枝交错的葡萄藤盘结着悬挂在窗口，一片翠绿，清新、愉悦。而朝西的那扇窗对着后院，六月柔和的阳光直射进来，温暖、舒适。马莉拉·卡斯波特不大喜欢这六月的阳光，她认为在当今的社会，阳光太过轻佻，太过不负责任，人们需要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所有的一切。所以，她坐在靠东的窗子前，安静地做着针线活儿，身后的餐桌上摆放着已经做好的晚餐。瑞切尔太太轻轻地敲了几下厨房的门，得到允许后走了进来。

瑞切尔太太进到厨房刚刚将门关好，就迫不及待地向餐桌张望。餐桌的碟子里只是一些普通的酸苹果酱、饼子以及一些非常家常的饭菜，但是桌子上分别放着三只小碟子，这证明马莉拉一定是在等马修和另一个人回来吃晚饭。这样普通的饭菜，应该来的不是什么大人物，可是马修出门的时候套上了那匹栗色母马的轻便马车，而且还戴着白领子，身穿最好的衣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瑞切尔太太在这安静的绿山墙的大院里仔细地搜寻着一些不寻常的蛛丝马迹，但是无论怎样还是摸不着半点儿头绪。

马莉拉见到瑞切尔立即高兴地说：“晚上好，瑞切尔！请坐，请坐，家里一切都还好吧？今天晚上的天气可真是好，您说是不是？”

马莉拉·卡斯波特和瑞切尔太太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她们两个却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听上去或许有一些不可理解，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她们之间的这些差异，才让她们成为好朋友。

马莉拉满头的黑发用两只金属的发夹紧紧地盘了起来，些许

白发掺杂在乌黑的头发中间，煞是显眼。她身材高挑，棱角分明，瘦瘦的却少了几分女子的妖娆与曲线。仔细看，你会发现她不是一个经历很多事情的女子，但却有一些古板，生活中她确实是这样的女子。不过，每当她嘴角周边的线条稍微舒展开来，她的那些古板以及凝重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你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带着幽默并有些可爱的妇人。

“我们家里一切都很好。不过我倒是很担心你的身体呢，今天看到马修穿戴整齐地出门，我以为是你不舒服去请大夫了。”瑞切尔太太克制着自己的好奇心故作镇定地回答着。

马莉拉深知她这位好友芳邻的那些小心思，知道今天马修这样的装束驾车出门必然会引起瑞切尔太太的好奇心，也猜准了她今天肯定会来这里，于是会心地微微一笑说：“昨天我的确是头疼得厉害，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很好，没有哪里不舒服。我们从辛瓦斯科的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男孩，他今天晚上坐火车到布赖特河那边，马修到那边去接孩子了。”

瑞切尔太太听了马莉拉的回答呆呆坐在那里足足有五秒钟都没有讲出一个字来。这是马莉拉在拿她寻开心吗？如果马莉拉回答马修去布赖特河那边去接一只澳大利亚的小袋鼠，她也不会如此的吃惊，但是她肯定，这不是马莉拉在拿她寻开心。

等她回过神来，直直地望着马莉拉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们真的在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男孩？”

马莉拉望着瑞切尔那吃惊的眼神淡淡地回答：“当然是真的了，马修已经去接那个小男孩了。”马莉拉回答得轻描淡写，仿佛从辛瓦斯科的孤儿院领养孩子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同这个季节里阿芬利村的每一家播种萝卜籽儿一样平常。

一个男孩！领养一个男孩！而且是从孤儿院领养回来！这个男孩子不是被别人，还是被马莉拉和马修·卡斯波特领养的！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新鲜事，天地是要颠倒了吗！瑞切尔太太被这样的消息震撼，她感觉自己的神经受到了雷击一般。她直觉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事情让她感到吃惊了，再也没有了！

马莉拉以前从未向她提起过这件事情，以至于她吃惊到发呆的地步，她自然不会赞同这样事情。所以她语气有些僵硬：“你怎么会想领

养一个男孩子，你什么时候开始打算这件事情的？”

望着瑞切尔有些吃惊的表情，马莉拉回答道：“其实，我们整整一个冬天都在想这件事情。你也知道马修都六十岁的人了，他的心脏不好，发作起来折磨得他苦不堪言，现在手脚也不像年轻时那么灵活了。雇来的那些法国小男孩都是未成年，个个笨手笨脚的，除此之外也很难请到别人帮忙了。而且，雇来的那些法国男孩子你若真的让他们干活儿，教给他们一些事情，等翅膀硬了，就都跑到别处的龙虾罐头厂上班了，要不就是回到美国去了。圣诞节前夕，亚历山大·斯帕瑟太太有一次来我这里说：她表妹住在霍普敦，她想等天气暖和了去那里的孤儿院领养一个小女孩。她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后来马修就经常跟我说想去领养一个巴纳多的男孩子。开始的时候，我坚决反对，当然我不是说那样的孩子不好，更不是说那样的孩子不行，但是伦敦街头的那些流浪儿肯定是不行的。领养孩子说到底也是一件有很大风险的事情，就算是领养也应该领养一个本地的男孩子吧。最后我还是觉得领养一个加拿大的孩子比较妥当，睡觉也会很安心。”

马莉拉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决定领养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于是请斯帕瑟太太去那边领养她的女孩的时候帮我们挑一个既机灵又可靠的小男孩回来。因为我们觉得像十岁左右的小孩子最好了，这样的岁数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回来后就能帮我们干点儿杂活儿，还可以调教他一些本领。我们还决定送他去读书，等他长大了让他有一个家。这不上个星期斯帕瑟太太去了那边，我们就让卡莫迪的熟人捎了个口信给她，让她帮忙挑选一个孩子。今天正好我们收到了邮差的电报，电报是亚历山大·斯帕瑟太太来的。她说帮忙挑选的孩子今天晚上五点半坐火车就能到布赖特河车站，到时候斯帕瑟太太会将孩子暂时留在那里，然后她自己继续坐火车去白沙站。这不，马修才去车站接他们。”

听完马莉拉的回答，瑞切尔太太现在已经从惊讶的情绪中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沉着与冷静，她向来对任何事都喜欢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而且常常为自己的言论感到自豪。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她又可以发表自己的高深的看法了。

“马莉拉啊，马莉拉，这么大的事情，你原来怎么没有跟我说说呢？如果那时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肯定回答你，领养孩子这样的事情，你想都别想，太疯狂了，也太冒险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认为你干了一件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事。你就这样把孩子领养回来，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呢，到时候真的就晚了。你想想，你把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孩子带回家，你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他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坏脾气，他有什么样的坏习惯，他是不是可以老老实实地接受教育，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你一无所知，这些你一样都不能把控，你说你自己傻不傻。前几天我看报纸，还看到一些关于领养孩子的消息。有一家住在小岛的西部，那对夫妻就收养了一个男孩子，可那男孩子竟然趁他们熟睡的时候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你要知道那孩子是故意这么做的，差点儿没把他们烧死，你说可怕不可怕。还有一个消息，有一家领养回来的那个孩子有一个吃生鸡蛋的臭习惯，无论怎样，他们都无法让他改掉这个习惯，你说头疼不头疼。上帝啊，你看看，你怎么还敢去领养孩子回来呢。”

这样的话在平常的多半都会给另一方一个不小的打击，那个人肯定会犹豫着不去领养那个男孩子，可是马莉拉根本没把她的心放在心里，她依然继续不紧不慢地织着手中的毛线。

“亲爱的瑞切尔，我非常感谢你，你所说的一切我都知道，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过同样的顾虑。但是，我看得出来，马修铁了心地去领养一个孩子回来，他这一辈子很少有这么坚持的时候，我必须做出让步，去成全他的心愿。而且，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做什么事情没有风险？难道我们自己生育孩子，就没有风险吗？我们生育儿女一旦遇到风险，不也同样没办法知道结果吗？再说我们可不是领养美国和英国的孩子，辛瓦斯科舍离我们这里很近的，我们觉得那些孩子跟我们没有什不同，不会有什么太过恶劣的习惯。”

瑞切尔太太听完马莉拉的话，仍然对领养孩子这样的事情存有很多怀疑，于是她用充满疑虑的口吻说：“既然你们都这么决定了，那好吧，上天保佑但愿你们会有一个好结果。不过我听说在新布伦瑞克的一对夫妻从孤儿院领养回来一个女孩子，结果那个女孩子在井里投了毒，全家

人因此受尽了苦痛，最终无一幸免都丢了性命，虽然这件事是女孩子干的，马莉拉，到时候你家领养的那孩子如果向井里投毒或者是火烧绿山墙什么的，你可千万别说我没提醒过你哦。”

马莉拉听完瑞切太太的话赶紧说：“好像向井里投毒这样的坏事都是女孩子干的，我们可不是去领养女孩子，而且我想都没想过要去领养女孩子。我倒是弄不明白亚历山大·斯帕瑟太太为什么非得去领养女孩。不过话说回来了，她就是一个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就算是她想领养整个孤儿院的孩子，她也会想做就去做，丝毫不会退缩。”

瑞切太太非常想看看马莉拉他们领养回来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但是马修还要整整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将孩子带回来，她可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她是一个喜欢制造新闻的主儿，尤其喜欢弄出点儿像头条新闻这样轰动的事情来，于是她决定立刻去罗伯特·贝尔家，赶紧将这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告诉他们。她确信，这件事情肯定是天下第一的轰动事件，到时候整个阿芬利村都会沸腾起来。想到这些，她立马离开了绿山墙。等瑞切太太走了之后，马莉拉长舒了一口气。她的那些话太过危言耸听，但似乎听起来也有一些道理，马莉拉最初的那些担心、疑虑和恐惧统统爬上了心头，弄得她心神不宁。

瑞切太太大步流星地在小路上走着，突然间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怎么会领养孤儿呢？小路两旁的野玫瑰依然怒放，她喋喋不休且激情澎湃地向那些玫瑰们诉说起来：“哼，马修和马莉拉怎么可能会照顾好那个孩子？就在前一阵子他们俩还是孩子呢，绿山墙刚刚盖起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看看现在吧，他们那德行，从来都不跟人交往，哪里会养育孩子。他们还指望将来那孩子读书有出息呢，日后可以当上爷爷奶奶呢，难哦！不过真是难以想象，他们会去领养孩子，我可不会去领养什么孤儿，去做那样的蠢事。不过话说回来，那孩子也够可怜的。但是，要说绿山墙将会有个孩子，真是跟做梦一样，简直是不可思议。”

就在这时，布赖特河车站，那个男孩子正在耐心等待着马修，如果瑞切太太能够在此时看到那个孩子，她那点儿怜悯之心一定会比现在要深切很多倍。

第二章 马修·卡斯波特与安妮的初次见面

悠然舒适的农庄坐落在山路的两旁，偶尔会穿过一小片一小片的冷杉，最好的还是一道道山谷，谷中有野生的李树，六月的花枝竞相开放，山谷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在众多的繁花枝叶间流动，美不胜收。深深呼吸这甜美的空气，会发现里边弥漫着许多苹果树散发出来的清香，沁人脾肺。远处有一片片的绿草地，它们沿着斜坡，逐渐向天际的远方蜿蜒伸展而去，在遥远的天边摇曳着一些紫色、蓝灰色的轻舞，旖旎美景像是仙境一般。

此时，马修·卡斯波特就驾着他那匹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不紧不慢、优哉游哉地向布赖特河车站走着。树上的小鸟儿在歌唱，似乎这一天是这一年夏天当中最美好、最温馨的一天。

爱德华王子岛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规定，那就是无论是谁只要是在路上遇到行人，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必须要点头致意。马修喜欢在这样的小路上驾车，更喜欢享受这一路上驾车的乐趣，但是无论他多么的怡然自得，都不得不向那些偶遇的一些妇女点头致意。

马修不仅身材矮小，而且长相还十分奇特。你看他披散着一头铁灰色的长发，那长发都已经垂到了他那有些佝偻的肩头了，不仅如此，他从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留胡须，一直到现在褐色的有些密有些软的胡子从未剪过，整个人站在你面前显得十分笨拙。其实他的样子从二十岁开始到六十岁的时候基本差不多，只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半根白头发。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平生最怕见到女人，只要看到女人，他就觉得浑身上下哪里都不自在，他总觉得这些女人正在私底下讥笑他。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女人他都害怕见到，马莉拉和瑞切尔太太除外。

布赖特河车站的火车早就不见了踪影，空荡荡的站台只有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堆鹅卵石上等待。她在站台的尽头紧张地坐着，但是如若你仔

细看，你会发现那些紧张的表情中还有一种坚定的期待在那眼眸的深处。马修到达车站看不到火车的影子，以为自己来得太早，就将马车拴在了布赖特河一家小客栈的院子里，独自一个人去了车站。他抬眼望去，除了一个孩子以外站台早就什么人都没有了，尽管是个孩子，他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个女孩子，于是马修看都不看一眼那孩子，便慌慌张张侧身走了过去。其实只要他留心一下，哪怕就那么留心一点点，他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其实是在等待着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因为此时的小女孩子全神贯注地坐着，乖乖地等着，没做其他的事。

正在这时，车站的站长正要锁售票处的大门，然后准备回家吃晚饭。马修上前问所长是不是五点半的火车快要到站了。

手脚麻利的站长一边锁着大门一边回答道：“五点半的火车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开走了。不过还有一个小乘客没走，看，就是那边坐在鹅卵石上的小姑娘，她可是在等着你来接她呢！我一再地让她去女候车室等你，她就是不去，还一本正经地跟我说，外边开阔，她一定要坐在外边等你，那样可以发挥她的想象力。哈哈，她可真是怪小孩子哦。”

“但是，但是我接的不是一个女孩子啊，我来接的是一个男孩子，是亚历山大·斯帕瑟太太把他从辛瓦斯科舍带给我的。”马修十分困扰地说。

站长“咻”的一声发出口哨声。

“是不是出什么岔子了。斯帕瑟太太下车的时候可是领着女孩子，她还托我照顾这女孩子呢，她说了，你和你的妹妹从孤儿院领养她回家，今天你会来接这女孩子。我这附近也没有其他孤儿了，我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孤儿吧，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要是马莉拉在这里就好了，这种场面她能应付，我要怎么做啊？”马修有些绝望地说着。

“嗨，马修，你不如去问问那个女孩子。我敢保证她可以跟你讲明白，她可会说话呢。或许孤儿院现在就缺少你想要的男孩子呢。”站长站在那里漫不经心跟他说道。

晚饭时间到了，站长腹中开始叽里咕噜地叫唤了，于是他转身独自离开。空旷的站台上马修进退两难。去问一位女孩子，还是没爸没妈的

女孩子，而且是问她为什么不是男孩子，这比让他去狮子洞里拔胡须更加困难，但是此时的马修虽是有苦无处说，也真的是别无选择，只能是硬着头皮慢慢地转身向那个小女孩走去。

坐在鹅卵石上的小女孩大约只有十一岁，穿着一件已经泛黄的灰绒布罩衫，那罩衫又短又紧，而且很脏很脏。她头上戴着一顶褐色水手帽，颜色早就褪去得不成样子，两条浓密的红发编成的辫子，自然垂在后背，从帽子的底部露出。小女孩脸色苍白，瘦小，长着些许雀斑，眼睛和嘴巴都是大大的，平常的时候眼睛看上去是灰色的，但是如果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眼睛就会变成绿莹莹的，煞是好看。自从马修来到站台从她身边经过，小女孩就开始一刻不停地打量着他。但马修始终不敢正眼望她一眼，当然看了，他也不会看清这女孩到底是什么模样。

假如你不是一个认真观察的人，你自然看到的只是表面。就像是眼前这个小女孩，虽然她衣着有些褴褛，但是如若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她那双大眼睛神采奕奕；嘴角两旁的线条柔美，表情极其可爱；前额宽阔饱满不像是一个平凡的孩子。只要是有一点点特别洞察力的人都会得出一样的结论，那就是这个女孩非同凡响，尽管她没有家，没有父母，但是她有着一颗不一样的心灵。这所有的一切马修·卡斯波特根本就无法看懂，他天生害怕见到女人甚至于面对眼前这个小女孩都心有畏惧。

小女孩极其聪明，她早已断定马修是朝自己走来，所以还没等他开口讲话，她早就站了起来，用一只消瘦的褐色小手提起身边早已经破旧不堪的老式提包，然后另一只手向马修伸了过去，这样才免除了他即将面临的一场尴尬。

小女孩说话声音柔柔的甜甜的，让听着的人内心顿觉舒适。“您一定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斯波特先生吧。刚刚我还害怕您今晚不会来接我呢，我想您肯定是让一些事情耽搁了，所以您才不能来车站接我。您看到铁轨拐弯处的那棵盛放着雪白花朵的樱桃树了吗，我想着如果您今晚不能来接我，我就爬到那树上去住一晚，那肯定很好玩，您说是不是？待在那棵野樱桃树上，想象着自己住在有着大理石的大厅里，多美啊！您说呢，先生？我想今晚您如果不能来接我，那明天上午您肯定会来接我的。”

当马修握住这个小女孩那骨瘦如柴的小手时，他是那么的尴尬，但是他又有一种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复杂心情。他当机立断，要带这个双眼放光神采奕奕的小女孩回家。或许当中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他必须要将她接回家，不再问她任何问题，也绝不能就这样把她丢在布赖特河车站不管，等回到家她会把事情告诉马莉拉，所有的一切也要等他们平安回到绿山墙之后再解释。

他望着小女孩大大的双眼，满脸通红并羞怯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马车就停在那边，赶快过来吧，你的包包我来帮你拿。”

小女孩听了他的话兴高采烈地回答道：“我的包不重，不能拿的，尽管我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只是这包太旧了，拎着它可需要一定的门道，不然会把包的把手弄脱落，所以还是我拎着比较好。嘿嘿，您能来接我，我真是太高兴了。不过如果可以在樱桃树上睡上一整晚，也肯定特别好玩。今天真是特别开心，您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坐马车。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和您生活在一起了，从现在开始我就要有家了，我将成为您家庭的一分子，想想这些真是奇妙，真是美好啊。您知道吗，我可从来没有家，也从来不知道家是什么味道。说起孤儿院，那可是这天底下最糟糕的地方了，我在那里住了足足四个月，已经受够了。您肯定不知道那地方有多么的不好，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在孤儿院待过，您肯定也不会了解那个地方。其实孤儿院的人们都非常好，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心存恶意，斯帕瑟太太非得认为我这样说话就是错误的，如果不了解那里真实的情况才真的是罪过呢。孤儿院憋闷得让人没有什么可以想象的，每日只能去想象身边的孤儿，想他们身上的一些故事倒是很有趣的。您知道吗，我经常想坐在身边的女孩子其实是一位带着绶带的伯爵的女儿，只是在她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被照顾她的保姆从伯爵那里偷了出来，还没等事情查清楚那保姆就不幸去世了，可怜的小婴儿也就只能待在孤儿院了。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瘦吗？看我身上都没有什么肉，瘦得都有点儿吓人了，是不是马修先生？其实我夜里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想这些事情，白天我可是没有一丁点儿时间想这样的事。不过我喜欢自己长得漂漂亮亮的，胖胖的，白白的，胳膊肉嘟嘟的，伸直的时候胳膊肘都是肉窝窝。”